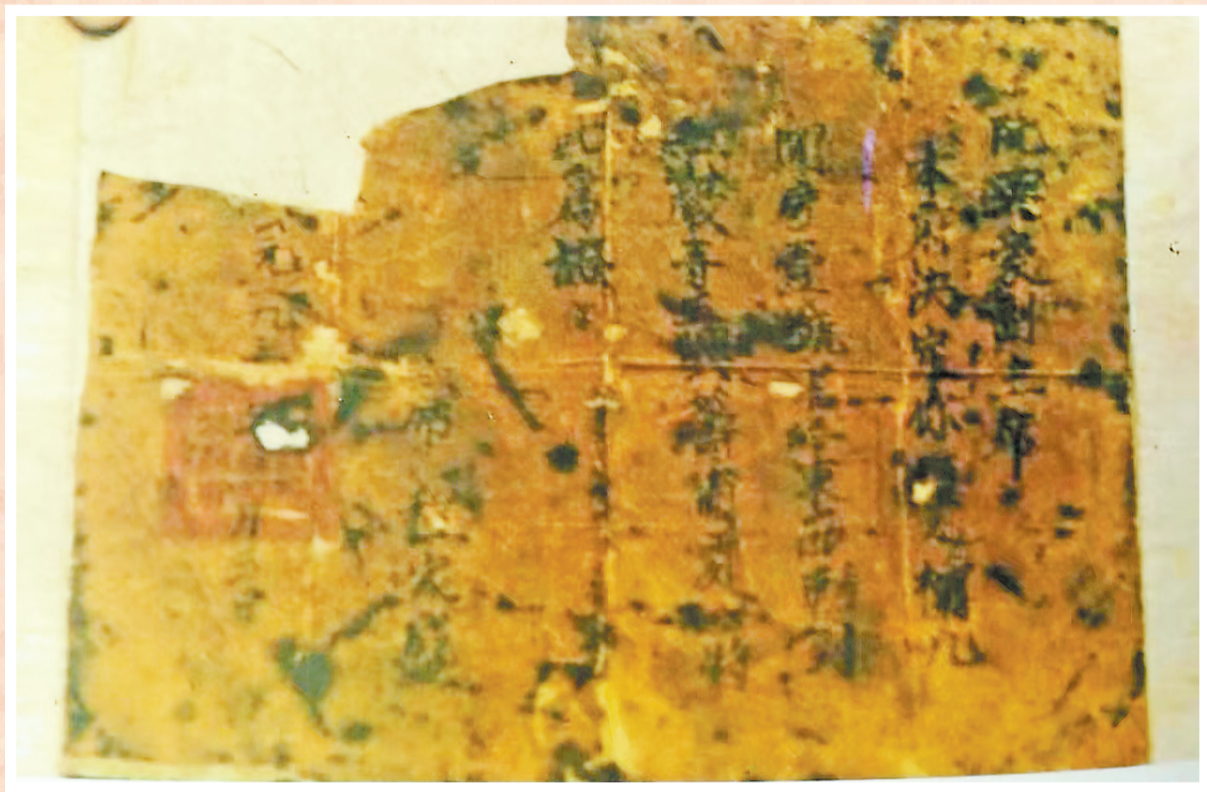


收藏历史的人

刘少鸿



程家盛的手迹

1980年10月,山阳县袁家沟口乡庙沟小学教师阮班柱在修整老房时,母亲告诉他:“你父亲在世时说房中担子梁那头的墙缝里边有个什么事,不叫人撞动。”阮班柱就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墙缝里边去摸,结果摸出了一个子弹壳和一张黄色纸质的字条。字条大约20开,上边写着一些繁体字,天长日久,加上尘灰迷蒙,已有些模糊不清了。他想起七八年前自己跟着父亲上山打柴时,父亲曾爬上一处险要的山崖间去,从一片隐秘的地方带上来一支已经锈坏的枪和一把子弹,并从一颗子弹中掏出一卷叠成寸把长的黄纸筒,打开来看了好长时间,当时父亲泪流不止。他断定这就是父亲带回的那张字条,并猜测可能是祖父留下的纪念品,就小心地将其夹在一个笔记本中,妥善地保存了下来。到了1983年10月,乡中心小学校长江天博到阮班柱所在的小学检查工作时,与阮谈起了其祖父的事情,原来阮班柱的祖父阮英豪,就是原袁家沟口神坛组织“大刀会”的头领之一。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在新建立的中央鄂豫陕省委领导下,开始了创建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袁家沟口大刀会被收编为中共鄂陕特委领导下的第四路游击师,积极投入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在当时所掌握的资料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有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袁家沟口是根据地的腹地和巩固区,较早就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都是本地人。随着资料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县以上是否还有更高级的苏维埃政权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由于没有依据而无法确认。

这次谈话使阮班柱想起了父亲收藏于墙缝中的那张

字条。为了弄清真相,他请来了程家盛烈士的儿子程先政。程先政读过古书,认识繁体字,对当年的事情也略有印象。他小心地抹去纸条上的尘埃,终于辨认清楚了上边的文字。那是程家盛的手迹,内容是——

阮英豪副主席:
本府决定你领人把九间房查号库的东西转到红岩寺五星筹备处,特此为证。

主席程家盛
公元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此件的珍贵之处是上边盖的那枚方形朱印印模,九个朱红色的印文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由于原件纸质很差,年长日久,左上角已破损了一块,近处有磨损的小孔。阮班柱便用浆糊将其粘附在一张纸上,贴好后在煤油灯旁手烘干时,一不小心,将印文中“鄂陕”两字处烘焦,致使印模残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据调查,“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大印原为方形铜质,一直为主席程家盛亲自掌管。1936年春,根据地形势恶化,程家盛被捕前将铜印交给妻子倪世莲保存。倪世莲历经千辛万苦将铜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交给了人民政府,可是在1952年送省上展之后,这枚沾染着程家盛烈士鲜血的铜印的下落,经多次寻找均无结果。现在,这个公函上的印模足以成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最高苏维埃政府——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确实存在并开展工作的有力依据,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无独有偶。1983年镇安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陈炳生翻修房屋时,想起父亲去世前曾郑重交代说,有朝一日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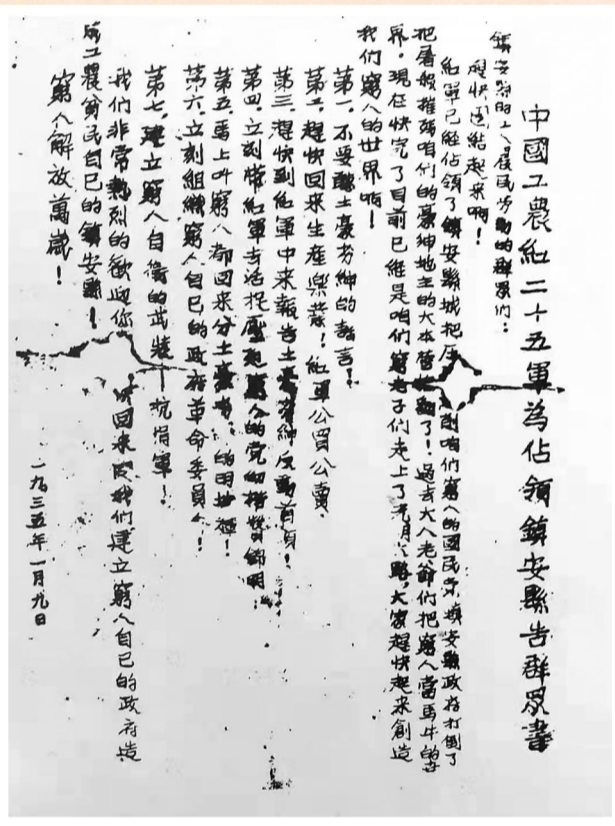
要翻修或拆迁老房时,其他地方均可请人去拆,唯后墙不要让人动,必须自己动手。陈炳生猜想父亲可能藏有重要东西在墙中,就恪守父亲的遗言,亲自动手拆除。终于,他在的一处墙缝中发现了一个小纸包,展开一看是两张布告,一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一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一关于商业政策问题》。两张布告皆为油印,印在约16开大小的蓝色纸张上。

《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发于1934年12月20日,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第12天,当时红二十五军正进抵今丹凤县的棣花镇。棣花是商洛川道地区,土地肥沃,人烟稠密,商业曾繁华一时,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不了解真相的群众大都吓跑了,从而“致使商业停滞,商人吃亏,群众卖柴买盐都不方便”。《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布告指出:“务望各商号各安其业,莫信谣言。”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則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特别申明“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布告共分为7条,具体地贯彻了省委商河会议精神,对于开创新区、稳定民心、促进物质交流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红二十五军战史及党史研究中,所依据的皆是1935年2月5日布告,署名次序为: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主任郑位三。而镇安县发现的这张布告提

前了一个半月时间,署名为:司令程子华,副司令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主任郑位三。完全是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发布的。这就使得这张布告比中央档案馆所存的那份更为珍贵。

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的当天,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它宣布:“红军已经占领了镇安县城,把压迫剥削咱们穷人的国民党镇安县政府打倒了,把屠杀摧残咱们的豪绅地主的大本营推翻了!过去大老爷们把穷人当牛马的时代,现在快完了。目前已经是咱们穷老子们走上了光明大路,大家赶快起来创造我们穷人的世界啊!”《告群众书》在向人民群众发出7条具体的号召之后,热切地号召工农劳苦群众赶快团结起来,“建立穷人自己的政府,造成工农劳苦自己的镇安县!”在发布《告群众书》的同时,红二十五军也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贴进了镇安县城。这两份文件互为补充,广泛地宣传了省委会议精神,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陈炳生家的老房就坐落在镇安县城后街,其父看来是个颇有远见的人,他将这两份珍贵文件收藏于墙缝之中,使其避过了长期战乱和白色恐怖的阴影,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资料,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革命历史文物的收藏者不为名、不为利,冒着生命危险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证物,他们的后人又将其无私地交给了当地人民政府和党史征研部门。他们所收藏与保留下来的,就不仅仅是一份历史档案,而是一种精神传承。



中国工农红军为占领镇安县城告群众书



“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



偏头山山顶

乡村360°

商南县过风楼镇梭子棚村境内的偏头山,距离县城30公里。

每每在城北高地上向西南而望,总会看见一座突兀的山峰,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山头偏向东方,如鹰嘴,如斜生的笋,又似绅士的鞠躬礼。它是那么高,高到周围的山峰都隐去了身影,只有它的存在。

我从未到过偏头山,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有找到机会。其实偏头山的名气挺大的,海拔1030米,算是商南境内的高山了。在我眼里,海拔超过千米的山都能作为攀登的目标,商南境内最高峰、腰庄林场的玉皇尖海拔只有2076米,角峰海拔也只有1621米。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偏头山的传闻,据说当年真武大帝云游到此,一只脚踩在山顶上,压得山头偏向一边;

另一个说法是真武大帝坐在山尖上,把山尖坐成

了马鞍状,真武大帝走后,山头恢复不了往日的样子,永远偏向一边。商南境内大凡高点的山都有与真武大帝相关的传说,角峰原来是一个山头,真武大帝一脚踏下,硬是把山头从中劈开,成了两个山头。

近日,我决定去偏头山看看。驱车到过风楼镇后转入湘大路,进涧水沟时车窗外面蒙上了一层霜,伙伴提醒我注意路上有没有结冰,我说没下雨,路上不会结冰的。随后驶向左边的桃园沟,上山的路越来越陡。

车到山梁上的岔路口,一条通往水沟村,一条通往炭沟村,一条通往偏头山。通往偏头山的路铺满樟树叶,又陡又窄,我没了开车的信心,说:“我们走过去吧。”伙伴说:“还有几公里路,走到几时?”我把车交给最会开车的定勇,沿着山脊一直行驶到偏头山下,有伙伴说:“开上去。”我不同意:“剩下这几百米的,走走。”

下车来,眼前一片明亮,一缕朝阳驱散了天空的阴霾,空气中透着一股清新的味道,真是一个叫人神清气爽的好地方。主峰就在眼前,平地拔起,怪石层叠,直入云端,岩石缝间绿树点缀,石上生树,树抱奇石,奇峰怪石,杂木丛生。峰高200多米,主峰的座山和周围其他山并无二样,在这里怎么也看不出偏头的样子。峰下一大块田地,足有100多亩,多数荒芜,靠近路边一小块用木条栅栏隔开,种着小麦,现在能看到小麦也算稀罕。

沿着陡峭的道路来到山顶,果然见到真武大帝当年“坐”过的山坳,后面高一点的地方,翠柏遮住了山顶的大殿,路旁几块石碑看起来很老,仔细辨认碑文,有“天图山玉皇大帝庙”字

偏头山

蔡红旗

样,才晓得原来偏头山叫天图山;还有“大清道光二十年”“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咸丰七年”字样,算起来最早的碑至今已有170多年了。碑文多刻着重建捐款情况,其中“咸丰七年”那块碑刻有“一议禁止赌博窝藏匪徒”“查出罚取一千文赏取五百文”字样,可见此碑属于乡规民约碑,是地方法规。这些碑显示的是重建,至于何时建造玉皇大帝庙不得而知了。石碑装饰有浮雕图案,线条流畅,画面优美,字体刚劲有力。

正殿是一个四合院,打开殿门,正中玉皇大帝塑像黄袍加身,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一边站立童男,一边站立童女,左右两旁设立娘娘和财神塑像。大殿内四处蒙尘,无人打理,一片狼藉,是一个荒芜了的玉皇大帝庙。从殿外的新建房屋和新修的道路看,人们并没有抛弃它,只是这位玉皇大帝时运不济,此处少有人来,未续香火罢了。

出院门,眼前一道低山树木成荫,好似一道屏风立于殿前。四合院对面的房屋算作第一道屏风,这里该是第二道屏风,再往前一公里的地方横着一座山峰,算是第三道屏风了,不过它们都比大殿低些。

站在偏头山顶北望角峰,见其双尖如笋、如乳,在群山中高高耸立,东边的青山好似绿海里的一堤,东北方的县城一角好似海市蜃楼,其余各处重峦叠嶂,一望无际。

碑文上刻着此山叫天图山,也许是想纠正人们习惯叫偏头山说法,取其谐音而已,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人们只知道商南有座偏头山,从没听说过天图山。其实叫偏头山未尝不可,从远处看形象逼真,无须为其正名。玉皇大帝塑像蒙尘,说明深山里的人越来越少,多数村民已迁出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哪里还有心思朝拜灵山,祈求神仙保佑呢?玉皇大帝庙的衰落,反而彰显了如今的国泰民安。



偏头山远眺